



美丽鹤浦一日游



记者 郑丽敏

鹤浦海岛拥有78公里海岸线,风光旖旎,林木葱郁,山涧清澈,空气清新,农渔产品丰富。这是一个需要你亲自来挖掘体验的地方,是休闲旅游的好去处。寻一日空闲,去鹤浦海岛游上一天,定会收获满满。

访南田县署

到了鹤浦镇,必须打卡的景点是老县衙。走进樊岙村,在路牌的指引下,很快就能找到这一处古朴而宽敞的院落,大门中间有一对铺首衔环,门上有块黑匾,上书“南田县署”四个端庄的大字。

跨进门内,一下子跌入了浙东沿海一段曲折悲壮的民族斗争史。第一站参观的是看守所,刑讯室、狱警寝室、牢房、办公室,这些都是当年原有布局的重见。从大革命到南田暴动,再到海岛剿匪,无数仁人志士曾在这里演绎了可歌可泣的故事。

第二站是公堂,正堂中间悬挂着五色旗,旗面为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意为“五族共和”。在参观中得知,民国初年依旧有公堂,但是没有更加民主,不能叫“老爷”,也没有下跪,百姓诉讼可以旁听,公堂一角的几排台阶,就是给旁听的百姓坐的。

第三站是南田历史文化陈列展厅,这是一部视觉表谱图像与文字的编年史,光阴荏苒,6000年的沧海桑田在这里盛演。

第一部分讲述的是远古到明末这段历史。南田从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走来,从此开启了文明,尘封的记忆犹如洒落沙滩的珠贝,熠熠生辉。第二部分从清兵入关开始讲起,南田从此作为浙东重要抗清根据地,谱写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篇章。第三部分从光绪元年(1875)南田开禁讲起,这是南田开创历史征程的新起点,从成立南田垦务局、南田抚民厅,到南田立县,南田终于走上了正常的社会发展轨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南田与时代一起前

进。第四部分进入辛亥革命胜利以后的时期。1912年,南田独立建县,至1940年,并入三门县,共28年。立县后的南田由八岛组成,四区十都构成了行政区划。孙乃泰为首任县长,地方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当时商铺林立,业态丰富。1952年7月25日,省政府正式宣布三门县南田区划归象山。

第四站是南田非遗文化展示馆,可以在此感受海岛渔乡的独特文化风韵。从小舢板到大捕船、机帆船,再到大马力钢质渔轮,至如今的远洋船,南田渔民世代以海为生,大海养育了他们,他们也创造了人与大海和谐相处的盛景。

南田渔民天天跟大海打交道,知道大海的脾气,拥有一套自己的渔谚。抬头看眼前一个个吊牌,每一个吊牌上都写着一句话。“初一、十五鸡啼涨,初三、十八昼过平”“初八、廿三晚和平”“二十夏岸天光泽”“黑夜大初一,亮夜大十七”……这些充满渔民智慧的谚语,是渔家生产劳动的法宝。

在这里,可以看到当地渔民的捕鱼方式,渔民还以各种动物的名称命名船部件,构成了妙趣横生的渔船十二生肖习俗。游客来到此处,必定会在这艘十二生肖船模前停留,根据自己的生肖寻找本人在渔船中的位置,煞是有趣!

除了海洋作业,馆内还展示了形态多样的海涂作业,望望潮、骑海马、涨弹涂、抓蛏子、耙沙蛤、晒紫菜、拉海带、捡泥螺、凿牡蛎等,构成了一道蓝色海岸的交响曲。

吃完这顿“大餐”,走出南田县署,鹤浦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在等着我们,快快奔赴下一站吧!

走古道看白鸞

高坎头村古道历史悠久,曾是该村通往镇里的唯一一条道路。古道在山间蜿蜒,世代代村民肩挑手提,顺着古道一步步前进,把农产品搬到集市。直至1990年高坎头隧道通车,这条古道才废弃。几十年无人行走,古道早已淹没在杂草和树丛中。2016年,高坎头村行政班子商议还古道本来面目,大家一起动



手,村民们带上柴刀,将杂草小树清理干净,一条荒废多年的古道又现出原来的样子。该条古道长约2公里,颇具古意。路上有两处岩石群,岩石缝里长满了美丽的多肉植物。此路还经过两处小景点,一处是名为“青蛙嘴”的大石头,另一处是古廊遗迹。古道重新开通后,村民在山下入口处插上指路牌。得知消息的游客纷涌而至,边走古道边拍摄,兴致勃勃,喜欢采多肉的游客还特意带来了小铲子和篮子。

在高坎头村,还有500亩连片的农田,风景一年四季变换,一望无际金灿灿的油菜花、绿油油的麦浪、黄澄澄的稻谷、白茫茫一片的雪景,无论哪个季节,都是一幅美丽景象。村里设有一个最佳观景平台,站在这个平台上,能摄下500亩农田全景。

村口还有6000余亩滩涂,这里是一片广阔天地,是白鸞的天堂。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白鸞在滩涂上空飞翔,还有几百上千只白鸞经常集中停留在滩涂边的山坡上,蔚为壮观。看完静态的古道和农田,再去看看动态的白鸞,一动一静结合,恰到好处。

玩累了,就到村里的农家客栈歇歇脚,品尝农家餐,或在农家客栈住上一晚。临走时,游客还可到农户家里购买农家鸡蛋、蜂蜜、手工番薯面、虾干等物美价廉的土特产。

玩累了,就到村里的农家客栈歇歇脚,品尝农家餐,或在农家客栈住上一晚。临走时,游客还可到农户家里购买农家鸡蛋、蜂蜜、手工番薯面、虾干等物美价廉的土特产。

吃一碗老虎面

来到鹤浦,还有一件事非做不可,那就是有仪式地吃一次象山海鲜面——老虎面。鹤浦的早晨就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老虎面开始的。

大清早,鹤浦菜场就开张了,小贩们叫卖着新鲜的海产品。老虎面馆,就位于鹤浦菜场内。和其他海鲜面馆不同,这里的每一位顾客都需要事先到店外的市场里自选海鲜,以此来确保海鲜的绝对新鲜。想吃贝类?想吃虾?想吃鱼?活蹦乱跳的东海野生小海鲜,自己挑、自己买,然后拎到老虎面馆里,让老板给你做一碗老虎面。在热力的烹煮下,米面渗入了猪油的醇香,咸菜的酸爽和海鲜的鲜味,一碗海鲜面不过三五分钟就可完成。老虎面最大的特色是“鲜”,吃过一次后,会忍不住隔三差五专门去鹤浦吃。

林玉燕是土生土长的鹤浦人,是老虎面馆的创办人,因为她的丈夫绰号“老虎”,面馆就命名为“老虎面馆”。面馆开了近30年,每逢节假日,老虎面馆生意特别红火,一天能卖出几百碗面。每天凌晨3点半,面馆工作人员就起床备料,熬猪油是他们每天必不可少的工作。用猪油烹制的菜肴独具风味,多年的经验,让他们对米面、猪油、咸菜和海鲜之间的微妙关系特别敏感。由于从凌晨开始一直忙忙碌碌,到了下午3点,老虎面馆就关门休息。

对于岛上的渔民来说,吃面带上自家的鱼货,无疑是最经济实惠的;或者在店铺外的菜场顺手买上几样,丰简好坏全靠自己拿捏。细腻的米面,配以新鲜的海鲜,一日三餐都可作为主食。这不仅是因为店铺位置讨了巧,最关键的还是顺应了鹤浦人的生活。而对于游客来说,到了鹤浦不吃老虎面,就仿佛白来了一趟鹤浦。

大唐港:无言的磅礴

特约记者 毛亚莉

几场春雨后,当我在这个季节抵达岸边时,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大唐港,她更加丰满圆润了,立于岸边远眺,她水灵的胴体犹如裹着泛着绿光的绸布,熠熠生辉,那一波波柔软滑腻的肌肤在绸布里不断涌动,便让人有了抚摸的欲望。

我从大唐港这头沿岸向那头行驶,在村舍里、田野间,在远处垂柳飘飞的缝隙里辨别她的身形。那些散落在水面的恍惚的光影,也许是她旧时的记忆:她曾经在岳井洋里浮躁地奔腾,因为不安分,她大唐西北角拐了进来,往东南浩浩荡荡穿田越舍,流经石浦港,又返回岳井洋,她把大唐村隔成一座小岛,结果被这一带四乡八村的人们拦截了下来,堵了西洋墩、蒲白墩两个出入口,用四条大坝、一条海堤将她揽入这条宽阔的河床里。从此,这条九曲柔肠的河床像一位母亲,一直怀抱、哺育着她,让她逐渐长成了一条液体的神祇。

象山半岛,山体矮小,耕田稀少,水资源不足,在以往的历史上几乎每三五年就会有一次旱灾。于是人们采取“海涂围垦”来解决这个难题。传说,象山海涂围垦已有1800多年历史,晋代就有人围垦岳头塘,唐代以来,海涂围垦历朝不绝,文献多有记载。至民国,已围垦海涂400余处。解放后,政府将围垦作为拓展百姓生存空间及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措施。于是,在唐宋围南庄洋的基础上,在明朝围南盘塘、马盘塘、定山塘、黄湾塘、牌头塘的基础上,在清代围黄塘、大麦塘、欧家塘、大泥塘、鹤浦塘、黄家塘、西瀛塘的基础上,在民国末期围西周平原的基础上,再一次掀起围垦的高潮,陆续围起了中央港、门前涂、幸福塘、大目涂……象山,逐渐变成了海上家园。

大唐港堵口之前,沿港两岸俗称为“苦海之地”。解放前,因海堤损毁失修,每逢台风大潮,往往淹没大片农田。而遇干旱时,又是“海水不可量,淡水有限”,田畈泛盐花,有种没有收”。于是,1969年春,大唐港堵口工程破土动工,一条长21公里、蓄水面积达6千余亩的大港于1975年竣工,成为象山最大的河流。某位哲人说过:“人类的劳动,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了人类自己”。大唐港投用后,灌溉了周边的新桥、定塘、晓塘、石浦等乡镇的大片良田,灌溉了这附近四乡八村的无数工业,更灌溉了沿岸的10万民众,灌溉面积达7.4万亩。

围垦是民生工程,不仅历代官员十分重视(重大的围垦一般都由官方组织),同时,民间围垦也是象山海涂围垦的一个特别现象。他们若围成了,一夜间就富甲一方;若失败了,一夜间就可能倾家荡产。如清乾隆进士姜炳璋之子,筑成小海湾塘(今定

塘镇小湾塘村南),得良田3000亩,成为当时象山大户,名门望族。

而眼前这条泱泱大港,在围垦时,我县曾出动上万人。据当地一位老人说,那时,工地上全是黑压压的劳动人群,个个干劲冲天,那劳动场面让人深深震撼。他们挑的挑,抬的抬,你追我赶,健步如飞。数千辆手拉车川流不息,装的全是石头和黄泥。夯土的,齐心协力拉着夯绳使夯子上下飞舞。拉石碾的大军,像往昔大运河上的纤夫,躬背弯腰,用力拉着石碾向前跑。不远处劈山开岩的隆隆爆破声不绝于耳。真可谓是奋力大干,挥汗成雨,张袂成荫。在这支围垦大军中,还有个女子连,她们个个都是铁姑娘,巾帼不让须眉。

那时,没有人退缩,没有人逃避,甚至挑灯夜战,风雨无阻,涌过无数感人肺腑的故事。晓塘工地采石班班长任典扬,总说自己年轻精力旺,拣重活累活险活干,经常穿梭在危石丛中排险。有一次,排炮放过后,险石龇牙咧嘴,他正在石丛间手牵绳索、肩背撬棍,专心劳作,不料一块石头飞来砸中他手臂,导致身体失衡,头部撞在像尖刀一样的石头上,鲜血顿时流了一地。一个才21岁小伙子,就这样永远躺在了大唐港畔。

大唐港,有着与港人一样的无畏精神和广阔胸怀。她不断地接纳,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她都去接纳更多的河流。她在定塘接纳了长塘河,在晓塘接纳了九龙江,在石浦接纳了金石引河,在新桥接纳了东溪大溪坑,她汇合了众多支流顺流而下。她还接纳了两岸的绿树、庄稼、民舍和竹筏及养殖的鱼虾,在接纳了葡萄棚、桔子花及花间蜜蜂的倒影后,又开始接纳尘世的万物和一代又一代世事的变幻。终于,这条人力围垦的河流不断地成长,壮大,完成了由小海流到母亲河的基因之变:她的身体逐渐由浑浊变得清澈,由辛酸转向甘甜,她的情感牢牢融入了两岸。

正如一首诗所写:很多年了一条古老的河流还在坚持着流淌一条腰身渐粗但从未停歇的河流让我相信,它的水流必然会穿透沿途的白雾茫茫和兼葭苍苍它的下游必然有我为之奔赴的开阔、平静的极地之境。

我向着下游方向继续驱车前往。大唐港两岸垂柳婆娑,清风拂面,村庄全是一栋栋别墅小楼。

